通志堂経解

1411
346

門口 12
歸卷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以豉反)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通志堂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反讀著陟略反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即協反洽耳

害之也若在上者躬仁義以為本則在下者亦將惟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君人知仁義之趨則其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作治之也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鶴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牣滿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汝音偕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顧鴻鴈麋鹿而謂孟子孟子若告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辭氣不迫而理則完矣蓋王之所謂樂者人欲之私期以自逸者也孟子之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天理之公與民偕樂者也文王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言文王始爲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來效其力不日而有成以文王之無欲爲庶民主民既安樂矣而文王爲臺則民亦豈不樂夫君之樂哉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曰勿亟者以見文王之心惟恐其勞民也民之樂爲如子之趨其父事也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又曰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重言物之樂其生以見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其蕃且美也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民曰曷時日而喪乎予欲與女偕亡也其厭苦之
甚至於此曰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
獨樂哉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者也嗟乎民一也
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
君若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
與民皆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可不念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填鼓音也）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
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貢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餓死者曰莩零落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自以其移粟移民爲盡心於國而怪其民不加於鄰國不知其操術既同雖曰盡心而爲之亦何以相遠哉故孟子爲設五十步笑百步之喻欲使之變革當時之爲而取法於先王之政也因其好戰而以戰爲喻亦告人之一術也放孟子所陳不過欲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而已蓋王者以得民爲本而得民之道實在於此故也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有以供其養生送死之須而使之無憾曰王道之始者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後王政可以次第而行如下所陳蓋其大綱也制民之居各以五畝教之樹畜以養其老而五十者得以衣帛七十者得以食肉制民之田一夫授之百畝不奪其時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蓋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苟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以衣帛食肉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

而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於是立之庠序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悌爲先申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自鄉黨之間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悌薰陶漸漬之深其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義而遠罪至於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悌之教行於細民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又終之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老者則衣帛食肉黎民則不飢不寒皆得其所如此此天下所以歸往而王道所由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謂麋穀粟奉養之物而不知收檢也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謂視民之死而不知發廩以救也操術若是而以人死歸罪於歲是與刺而殺之者何以異望人之歸己不亦難乎故又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欲使之深自反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俑者偶人也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惠王聞孟子之言至深切也於是有願安承教之問蓋孟子復因前所言而重以曉之夫知以梃與刃殺人之無以異則刃與政之殺人獨有異乎此因前所謂何以異於刺人而殺之意也知獸相食人且惡之則率獸食人者又豈不甚可畏乎此因前所謂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也其自奉養之侈知肥其庖廄之肉與馬而民之死弗卹也夫豈亦不知其民之可貴有甚於禽獸哉惟其崇欲之故是以冥然安行於率獸食人之事而莫之察爾古者塗車芻靈有形而不備也至爲木偶則象人而用之亦云不仁矣故夫子因殉葬之禍而歎

作俑之無後以其不可長世也象人而用之者猶不可而況於使斯民飢而死者乎則其亡國敗家也何日之有孟子之言豈獨爲惠王之藥石後之有國者其亦深反復於斯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易耨轉音令簡易也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惠王畏秦楚之彊而憤其軍師之敗欲比死者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當道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豈徒爲是言哉其所施爲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也下所陳亦其大綱耳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使之安於田里惟其有以仰事俯育故可使民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古者鄉有庠黨有塾皆講明所以修孝悌忠信之教也民知孝悌忠信之爲貴則入有以事其父兄出有以事其長上矣愛敬之心篤則其於君之事將如子弟之於父兄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民心一則天下孰禦焉故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蓋民心一也有以得乎吾國之民則他國之民亦將歸心矣彼方陷溺其民吾往而征之其誰與爲敵故曰仁者無敵無敵云者言天下皆歸心而無我敵者也又曰王請勿疑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與猶通用沛然孰能禦之

望之不似人君無可敬之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而問則又發言之無序也觀其威儀聽其發言君子之於人也其大略亦可得矣孟子對以定于一者謂其有以一之則天下斯

定矣襄王問孰能一之又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蓋不嗜殺人者本其良心之能愛者也夫人皆有是心戰國之君何獨至於嗜殺而不之卹哉惟其淪胥陷溺以至此極也於是時而有存不嗜殺之志者則天下之歸孰禦焉譬之苗槁之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而興言其應之速也如此又譬之水就下言其從之易也如此蓋存不嗜殺之心推而達之則其心氣之所感動政教之所薰蒸億兆雖衆舉在吾仁愛之中則其心孰不一於此故在我者親之而無不悅附者矣在我者忍之而在彼亦忍離之而無不渙散者矣在我者忍之而在彼亦忍矣然則不嗜殺人之心人主

其可不兢兢業業以養其原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鑄以血塗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貌）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御臨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權銓衡也度丈尺也）物皆然心爲甚王請慶之

五霸以利率天下充塞仁義之正塗甚矣其爲害則又甚焉下後世害也桓文五伯之盛而其爲害則又甚焉蓋後之人見其一時之功效慕而趨之其心先蠱仁義之說爲難入也齊宣王問孟子以桓文之事亦其心平日之所慕向者孟子曰無以則王乎新其舊習使之灑然知有王道之可貴也宣王驟聞斯言意必有甚高難行之事故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蔽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嗟乎斯言也

固足以盡王道矣保云者若保赤子之保也宣王自視歉然懼力不足也而不知保民之道雖甚大而其端則不遠患不能體察擴充之耳故孟子引見牛之事以告使知不忍之心已實有之反而推之也夫宣王坐堂上牽牛過堂下而不忍之心於此蓋不出於計較作爲而其端因物發見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言不忍之心王所固有是足以王者也於是反復明其當時之心而啓告之且謂百姓但見王之隱於牛而不隱於羊故以爲以小易大然無傷也是乃仁術也猶言仁之道理也見牛未見羊愛心形於所見是乃仁術也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是亦此意耳王聞斯言有得於其心而說謂己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也故問此心之合於王道者何故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人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以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而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

者固可得也故以不能舉一羽見輿薪爲喻以謂非其力與明之不足於此以不用之故耳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亦以其不用其恩故爾其不用者乃不爲而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由一本而推之者也治天下可運於掌者言其易也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者愛其所爲愛之理也故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爲在於善推所爲而已矣如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是已孟子之意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其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此所謂王道也又重言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欲其深究其然也權而後知輕重度而後知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爲甚者言理之輕重長短存於心者尤貴於度而知也盍試思夫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則可見其非不能也亦不爲而已矣反復啓告所謂引其君以當道者與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

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孟子復發端以問謂王之欲在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求遂其所欲而獨區區於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非特無是理且將召後災蓋以兵力爲勝負則當推小大彊弱衆寡之計以吾之一而當天下之八其不敗亡者幾希然於此

有道焉小大彊弱衆寡蓋不必論盡亦反其本而已其本安在特在於發政施仁而已發政施仁則吾國之仕者無不得效其才而天下之士皆願立於吾朝吾國之耕者各得其時而天下之農皆願耕於吾野商賈之在吾國者無苛征之患而天下之商皆願藏於吾市行旅之經吾國者無乏困之憂而天下之行旅皆願出於吾之塗他國之困於虐政者聞吾之風皆願赴愬於我而孰能禦之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其以生民之困苦爲己任行吾之所當爲而天下歸心焉耳夫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自世俗之務功名者言之則以爲有志而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則特亦出於忮求矜伐之私耳宣王惟汲汲於濟其私故顛沛錯亂非惟不能克濟而禍患從之蹈乎欲者固危殆之道也若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爲事則是爲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或者疑孟子勸時君行王政爲失孔子尊周之義程子蓋警論之矣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彊大然皆周之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以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生之政絶而澤竭矣

夫王者天下之義王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時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愚以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意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學者所宜深思而明辯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既詳告而申言之矣而宣王方且謂惛不能

進意欲孟子扶持其志以其可行者告之欲嘗試焉此其見之未明而信之未篤也孟子復為指陳事實使之可舉而行之蓋王者之政大要使民有恒心而已民皆有恒心則禮義興行王政四達而不悖矣然而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蓋士服先王之教故徇義而忘利身可困而守不渝至於庶民則又焉可以是而責之乎一有飢寒之迫則利欲動而恒心亡矣恒心既亡則將何所不至無足怪也以至陷於罪戾則又從而刑之是豈民之罪哉吾無以養之使之顛越至此是與設網罟以陷之者何以異故曰罔民也仁人其忍為此乎

故必制民之産使有以仰事有以俯育樂歲囷鮑矣而凶年亦無死亡之憂然後教之以禮義故人之從之也輕輕云者身無他慮惟上命之從也不然救死之不暇雖曰強之其將能乎王欲行仁人之所為則當反其本而已本者何也下所陳農桑之事是也其事與告梁惠王者同蓋為國之本也豈特當時所宜然哉實萬世之常法也嗟乎是書編領首篇之義亦略可見矣抑嘗讀孟子所以告當時者如對鴻鴈麋鹿之問則曰賢者而後樂此對好樂之問則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對好色好貨之問則曰太王好色公劉好貨徐引

之以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梁惠王發何以利吾國之問即應之曰何必曰利齊宣發齊桓晉文之問即應之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公孫丑論管仲晏子之功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宋牼將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先生之號則不可未嘗不反復其說而關之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如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無往而非病

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之諸侯其失正奪乎此故闢之不可以不嚴聖賢之大旨亦可見矣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樂樂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

管笙也簫如笛而六孔或三孔舉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莊暴以齊宣王好樂之問問於孟子孟子舉暴之語以告於王因而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告者矣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意以爲得其所以與民同樂者則今古之樂無以異也問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而王應曰不若與人又問與少樂樂與衆樂樂而王應曰不若與衆是王是非之心未嘗亡也則因此而推言所以爲樂者若鼓樂於此田獵於此而使百姓疾首蹙頞以相告是君不卹乎民而民亦視之如疾也然則何樂之有若聞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見羽旄之美而欣欣然有喜色以相告樂王之無疾病是君以民爲一體而民亦以君爲

心也然則其樂爲何如哉由是觀之則與民同其樂者固樂之本也誠能存是心擴而充之則人將被其澤歸往之惟恐後而有不王者乎或曰如孟子之說與民同樂則世俗之樂好之果無傷乎曰好世俗之樂者私欲而與民同樂者公心也能擴充是心則必能行先王之政以追先王之治世俗之樂且將消靡而胥變矣孟子不遽訾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告者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芻蕘者取薪之人雉兔者獵人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以文王之囿爲問意者宣王欲盛其苑囿禽獸之觀而其姦邪便嬖之臣道諛於旁以逢其欲假借文王之事以爲言自古姦邪便嬖之逢其君未有不出於此夫文王豈崇七十里之囿哉蓋七十里之間文王四時蒐田之所及而民以爲文王之囿也何以知其然以所謂芻蕘者得往雉兔者得往而知其然也與民同之則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齊國之囿乃直王之所自私以肆其娛樂

之所耳故有大禁焉四十里之間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愛麋鹿有甚於人者蓋蔽於耳目之欲
而不知人命之重也然則其爲囿也與設阱以待
人者何以異民見王自以爲樂而不吾卹也又見
王設爲厲禁賤己而貴物也方且憂畏之不暇寧
不以爲廣乎予讀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而後
敢入又以見聖賢舉措之精密也蓋居是邦則當
循是邦之法入境而問焉理之所當然也理之所
當然者聖賢未嘗不然其文理密察言意深遠學
者不可以爲細事忽之而不精思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厭夫兵戈之相尋矣是以有交鄰國之問孟子則爲陳交鄰國之道有二端焉若湯文之心蓋不忍坐視其民之困窮不憚屈己以感之庶幾有以拯其民也若太王之於薰鬻勾踐之於吳則其勢力誠不能以相及若強而與之抗則國將隨之是以從而事之也仁者愛人故能以大事小知者知幾故能以小事大樂天者安天理者也畏天者欽天命者也其仁如天則天下孰不歸之故樂天者保天下而畏天者亦有以保其國焉仁知

之分固有間也雖然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耶蓋未嘗委於命而已也故修德行政以光啓王業者大王也養民訓兵以卒殄寇仇者勾踐也宣王知孟子之言爲大內顧不能勝其忿戾之私故以好勇爲言孟子因而擴之所以明天理而遏人欲也夫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爲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

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也詩人之詠文王有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謂文王見密人之爲民害則赫怒整旅以遏止其所行之衆而篤周家之福以荅天下望周之心是文王之怒以天下而不以己也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逸書之稱武王有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謂君師之任當助上帝以寵綏斯民四方之有罪無罪其責在吾之身天下孰敢有越此志者乎一人逆理而動則武王以爲己之恥是武王以天下自任也故曰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既陳文武之事則申告之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爲公不徇血氣之小行交鄰之道而篤救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不期於求天下而天下歸戴之不暇矣憾血氣之怒人主不可有也而義理之怒人主不可無也憎苦言之逆耳而至於殺諫臣忿小夷之不賓而至於弊中國惡侈欲之不廣而至於竭天下之膏血是皆血氣之使也其不至於亡國也幾希此

怒豈宜有乎若夫漢高帝怒項籍之放弒其主而楚漢之勢遂分光武怒王莽之絕滅其宗而炎正之微遂復周平王惟不怒犬戎驪山之事也故東周卒以不振晉元帝惟不怒胡羯青衣之恥也故神州卒以淪亡然則此怒又豈可無乎知彼之不可有而此之不可無則可以見情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皆山或云朝水名）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夏世諺語）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相視）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胥交相也）

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
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徵招角招所作樂章名）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所謂
賢者亦樂此乎意有異否曰有異焉大抵惠王之
質又下於宣王者方其顧鴻鴈麋鹿蓋有矜夸之
一意而宣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也爲愈矣孟
子之對則各因其材而篤焉其對惠王也告之以
獨樂之不得其樂明言夏桀之事所以警其驕惰
也其對宣王也則陳義以擴其心志所以引而進

之也然大意皆主於不當自樂其身當與民同樂
而已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謂人固有不得其樂
而非其上者不得其樂而非其上固非也然而自
人主言之則不當怪其非已而以自反爲貴蓋爲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以民之
樂爲己之樂也憂民之憂者以民之憂爲己之憂
也惟吾樂民之樂故民亦樂吾之樂惟吾憂民之
憂故民亦憂吾之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
理之公也於是又舉景公晏子之事蓋道其國之
故典以告之也景公見先王亦有遊觀之事欲比
而爲之是以問其故晏子言古者天子有巡狩之

典諸侯有述職之禮無非爲民事之故耳巡狩述職之外則又有春秋省耕而補不足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則於國中省耕省斂焉天子則於畿内亦無非民事也民則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之出省耕省斂而吾得以不豫吾何以助謂吾王之出也然則蒙休息而賴其助焉則固樂夫吾王之出也然則一遊一豫之間亦足爲諸侯之法矣今也不然其出也直以肆其欲而已師行以其衆行也以其衆行而無糧食飢者既不得食而勞者又不得息焉曾不之卹也民既困苦則睄睄然交相爲讒以作慝而已方命謂逆天之命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

虐民是所以爲方命也飲食若流縱極其飲食之欲也從流下而亡反謂之流從流上而亡反謂之連言其從流上下樂遊而亡歸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言其逐欲而不倦也先王之遊豈有是哉景公聞晏子斯言而說之則易其遊觀之意而爲卹民之舉出舍於郊興發以補其不足者命大師作徵招角招之樂以見君臣相說之意以晏子之言爲愛君而有感於其中也宣王能有取於晏子之言則庶幾知所以取於先王矣或曰孟子不道桓文而羞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如蓋不道桓文而羞管晏者其大法也其言與事

有可取者亦不可沒也樂與人爲善之心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謂太山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得而有之）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于橐于囊謂裹餱糧於橐囊也餱糧乾飯也思戢用光思安民以光其業也戚揚戚斧也揚鉞也）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亶甫大王名）來朝走馬率西水滸（率循也滸涯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相宇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人皆謂宣王毀明堂者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之意

而孟子所以使之勿毀者乃不廢饋羊之義蓋使

王者作則制度典章猶可因是而求故爾於是以

行王政告之周家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經

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畝而同養公田助而不稅也仕者世祿賦之采地也關市譏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衰而已不征其物也澤梁無禁與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也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蓋是四者人情之所易以忽而文王每篤之不使其獨無告也此可見公平均一不遺匹夫匹婦仁人之心王政之本也宣王聞斯言之坦易明白也故有善哉言乎之歎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善善而不能用故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而宣王自謂有好貨好色之疾孟子因其自謂有疾如良醫之治病隨以藥之夫好貨與好色人欲之流不可為也今王自謂疾在於好貨而告之以公劉好貨王自謂疾在於好色而告之以大王好色是則有深意矣夫公劉果好貨乎哉公劉將遷國於豳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弓矢斧鉞備而後啓行是其所謂好貨者欲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而已太王果好色乎哉大王與其妃來相宇于岐下方是時也內外無有怨曠焉是其所謂好色者欲已與百姓皆安於室家之常而已夫其為貨與色者如此蓋天理之公且常者也故再言與百姓同之則何有於已哉人之於貨

與色也惟其有於己也是故崇欲而莫知紀極夫
其所自爲者不過於方尺之軀而已豈不殆哉苟
惟推與百姓同之心則擴然大公循乎故常天
理著而人欲滅矣此所謂引之以當道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士師獄官也）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
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爲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
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
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爲士師而

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士
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
境之內不治誰之責歟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
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
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達其所愧反
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
爲矣乎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
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所謂世臣者以其德業有肖於前人也古者不世
官惟其賢可用則君舉而用之耳有世臣則國勢
重蓋民望之所歸屬君心之所倚毗而其世篤忠
貞與國同休戚又有非他人比者如伊陟臣扈召
虎之徒是也自周衰用不以賢而以世卿見譏於

春秋而世家子孫亦復不務自修鮮克由禮甚至
於竊國柄爲亂階豈復有古之所謂世臣也哉王
無親臣矣親信腹心之臣謂世臣也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既無親臣則取之於疎遠而昔之
驟所進者又皆不得其人至於今日亦不知其亡
也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謂何以辨之於初
也孟子於是爲陳黜陟進退人才之道用人先當
求之於世家如不得已則取之於卑且疎者夫使
卑踰尊疎踰戚蓋非常之舉也故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必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與下所言謹
之之道也左右之言勿聽諸大夫之言勿聽必攷

於國人之公論雖然諸大夫之言而勿聽此非置疑情於其間也謂大夫雖以爲賢又必合以國人之公論然後可耳合諸公論矣則又審之於己明見其所以爲賢也所以爲不可也然後用之則無貳而去之則無疑既言進退人才之道矣而復及於可殺者何耶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也言非己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亦非吾用之國人用之也其去是人也亦非吾去之國人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苟有一毫私意

加於其間則失大同之義而非天之理矣夫人主之職莫大於保民而保民之道莫先於用人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之對無乃太勁矣乎蓋明言理之所在以警宣王之心也夫仁義者人道之常也賊夫仁義是絶滅人道也故賊夫惻隱之端至於暴虐肆行而莫之顧也賊夫羞惡之端至於放僻邪侈而莫之

止也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爲君若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嗚呼孟子斯言昭示萬世爲人上者聞之知天命之可畏仁義之爲重名位之不可以恃也其亦兢兢以自強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二十兩爲一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

古人之學本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於此成己成物無二致也故其所欲行者即其平日之所學者其本末先後皆有彝章而不可少紊自非人君信之篤任之之專則寧終身不用而已矣不肯舍己以徇人也若君人者欲其舍所學以從己則寧得賢者而用之哉夫斲大木而小之則以爲不勝任今君子所學者堯王之道乃使舍之以從己是豈非斲而小之之比乎委玉人雕琢則亦聽其所爲而惟欲其已之從是何異委玉於人而敎之以雕琢乎然則君人者亦可以察此矣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王噲昏亂以位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太子平起兵攻子之不克結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志宣王舉師攻之是以若此其易也宣王見其勝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以問孟子孟子之意欲其以燕民之悅與不悅而驗天命之從違也故舉文武之事以告之夫文武豈有利天下之心哉順天命而不違焉耳人心之所在天命之所存也燕國之亂若此民蓋厭之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宣王伐之而救其民則可矣若不察於人心天命之所存起利燕之意而欲取之則是以亂易亂其厭苦將又甚矣幾何其不復運轉而他之乎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徯待也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齊宣王既取燕而諸侯謀伐之宣王有利燕之心

則諸侯有利齊之意矣宣王聞諸侯之將伐己也則又懼焉孟子謂成湯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今宣王以千里而反畏人欲其察夫義利之分也湯之征葛也非利其土地也非利其人民也非利其貨財也爲其殺黍餉之童子而征之耳故天下信成湯之心其十一征放之經雖不詳見然其征始於葛以至於韋顧昆吾夏桀則其著者也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者言遠至於要荒之外亦無不望其澤之亟加於己也孟子言民之望湯則曰若大旱之望雲霓言湯之慰民望則曰若時雨降可見民之望湯精誠切至而湯之撫民浹洽

慰滿如此夫用兵以伐國而歸市者不止於塗耕者不變於野如其常日然則其順民心而無秋毫之驚擾可知矣蓋其用之也誅其君弔其民之久罹於虐而已非有他也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湯未有天下而民固已后之亦猶汝墳之詩稱文王爲父母也今宣王之伐燕也民望其庶幾拯己於水火之中而乃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快己之私圖彼之利以亂易亂而已天下素畏齊之彊今見其地倍於曩時而仁政不行焉則將共疾其利爭起而圖之固無足怪適足以自召天下之兵也然於此猶有弭禍之策焉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弭禍之策也雖固已失之於初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侯亦將畏其義而不敢圖矣此特如反手之間而宣王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燕昭王復先世之讎湣王卒死於難齊祀不絕如綫是其取燕卒所以動天下之兵也豈不信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鄒穆公疾民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謂不可獨以此罪民蓋我實有以致之也凶年饑歲斯民轉徙流散而君之粟積於倉財積於庫有司莫以告而發之是上驕慢以殘其下而不卹也夫在上者爲心哉善乎曾子之言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蓋其出所以有反也天下未有無其反者人特不察耳是以君子敬其所出也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可謂深切矣蓋有司視民之死而不之救則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爲得反之者也然則於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爲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爲心民之疾痛苛癢無不切於己則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然而曾子戒之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斯須忘也檢身者亦當深體之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滕文公以國小而迫於大邦爲慮凡三問孟子孟子告之亦可謂曲盡矣始則以間於齊楚而欲擇其強者以事之孟子謂是謀非吾所能及意以爲與其望二國之矜己以求安則不若愚所以自強而立國蓋在人者不可必而在己者有可爲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雖然固國以得民爲本鑿池築城固所當爲若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乎孟子之意又在於效死而民弗去耳夫使民至於效

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齊人有築薛之舉文公復有問焉孟子陳太王之事以開廣之夫國君死社稷常法也太王去邠而即岐可乎蓋太王之去非委其社稷也乃所以創業垂統也謂邠迫近北狄備禦之不暇欲以立國而詒厥孫謀懼其難也故徙而東焉其東徙也至於岐山而就居之非擇而取此也蓋不得不徙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所謂爲善者循天理而不以己私也爲善者初不期於後世之有王者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開久大之規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

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上世聖人有制未耜者有作書契者有易宮室棺槨者其事疑若一聖人可盡爲必待歷數聖然後備者聖人因時立政可繼之規固爾也後世之事業往往如浮花過目隨即埽空無可玩味急近功而不爲可繼耳又從而勉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言在彼者不可得而禁而在己者可得而勉也文公他日又有問焉孟子已陳其義於前日矣又併舉二說以告之蓋舍是則皆區區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君子弗道矣夫事以皮幣事以犬馬事以珠玉本期

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欲吾土地也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謂土地本以養人今爲土地之故而使民被其戕賊吾所不忍也其言何其忠厚而不迫邪太王之遷本以全民而不敢必民之歸而強民以從也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庸釋乎太王而曰仁人也不可失也非特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故曰從之者如歸市人之歸市也各以其所欲惟恐後也以見其誠心樂趨無一毫強勉之意雖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者不足以與之其次則死社稷之義乃常道耳

世守謂受之先王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受之先王當爲先王守之死而後已耳孟子之說不越是二端若外此圖全未見其可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臧倉知乎公之所以欲見孟子者爲其有禮義也則指摘其禮義之愆使乎公之意自解小人之情狀蓋如此臧倉所以必沮乎公者蓋知孟子之言信用則已將不得以安於君側故也原乎公之始將見孟子非見善之明也特以樂正子之言而起敬耳使其見之果明則信之必篤何至因臧倉一言而遽止乎樂正子則從而辨之謂喪禮稱家之有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義也前後貧富不同則棺槨衣衾之美何怪其有異乎然乎公之心既已蔽矣有莫如之何也孟子所以荅樂正子者辭氣不迫而理亦無不盡者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謂魯侯之欲行以樂正子之使之也而其中止者以臧倉之尼之也雖或使之或尼之然其行止實非人之所能爲子之不遇者蓋天而已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豈臧倉所得而沮之乎蓋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衆人違之君子順之聖人純焉故孟子謂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而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玩其辭意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穆彩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二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蹵然蹙踖）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艴然不悅之色）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夫以子路一匹夫事業曾未著於當時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而懼卿相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功業如此其著而曾西聞其名則艴然不悅以爲何乃比已於是果何意哉此學者所宜精思力體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於義利之分而已子路在聖門雖未班乎顔閔之列然觀其進德之勇克已之嚴蓋有諸已而充實者其用力於斯道也久矣雖其事業不著於時而其規模固王者之道也至於管晏朝夕之所以處已處人者莫非圖功而計利耳故得君之專行政之久而其事業有限蓋不出於功利之中君子不貴也然則其意味相去豈不如碱砆之於美玉乎學者無慕乎管晏之功而深求乎子路之心則聖人之門可循而進矣雖然子路嘗以管仲爲未仁夫子之言乃若取之何哉子路兼人其進也甚勇其於管仲蓋了然明見其失以爲不足道者也而夫子之意則謂觀人之法雖見其失而其可取者亦不可廢也故舉其事功而取之所以涵養子路之恕心也若孟子之荅公孫丑則正其本而言之使丑知其方也聖賢荅問抑揚自有深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傳書命者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以齊王猶反手之論則益疑而未信故引文武之事以譬之孟子謂文王何可當也謂文王之德之盛爲不可及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如太甲沃丁祖乙盤庚皆賢君也而太戊武丁則幾於聖矣賢聖之君相望如此其

志氣之所感發德澤之所漸被爲如何紂去武丁之沒實百十有一載而孟子以爲未遠者蓋武丁之澤其流長故耳故家遺俗之所傳流風善政之所被爲未泯沒而又有賢臣以輔之故雖以紂之無道亦在位又三十四祀而後周代之所謂久而後失之者也然以紂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興亦可見文王之莫可當矣此論其理勢之然非謂文王而有取商之心也齊人有言蓋里諺也理有可取雖里諺之微聖賢亦取之也夫不可爲者勢與時也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過千里今齊既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則齊亦有

其民矣地不必求辟也民不必求聚也惟當行仁政而已則其王也軌禦焉蓋自幽王之後王政不復見於天下王者之不作斯民之憔悴皆未有甚於斯時夫其愁苦也深則其思治也切如飢渴者易爲飲食也則引孔子之言以爲證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其感通之速也猶解倒懸二者若言其困之極而望之切也事半於古之人而功則倍勢與時則然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

公孫丑以爲孟子志在行道若一旦得齊之卿相而道得行焉宜其有以動乎中也丑蓋未知夫若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者我也我四十不動心蓋省察之精而知其至此時而然也丑以爲甚難也故謂過孟賁遠矣孟子告之爲是亦不難告子先我而能不動心者蓋不動心未足以盡聖賢之蘊也雖然不動心則同而所以不動者則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力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其所以異者學者可不深究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匹夫被褐者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寬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曾子之守約也

公孫丑問不動心有其道否孟子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事言此二子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北宮黝期於必爲者也膚撓者有所動於體也目逃者有所避於目也不膚撓不目逃蓋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也其所不欲受於匹夫者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讒刺萬乘之君若刺匹夫無諸侯威嚴之可敬以惡聲至必以惡聲反之是皆必爲而無所屈者然但爲守其外而猶未及乎守氣也若孟施舍推之以無懼則愈矣視不勝猶勝則不以勝負累其中也謂量敵而進慮勝而動是猶以

三軍爲畏者吾則不能爲必勝能無懼而已此約其在我守氣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言其氣象有似乎二子也曾子明理自克者也孟施舍不競於外故有似焉子夏篤志力行者也北宮黝之堅強不屈故有似焉二子未知其勇之所成就彼此之孰賢然孟施舍比之北宮黝則爲守約也於是舉曾子之所謂勇曾子謂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則雖被褐之匹夫吾亦不得而憹之自反而縮則雖千萬人之敵亦可往蓋直則爲壯故也縮訓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不衙乎外惟自反而求夫理義之所安其所守者約而已約

謂義也然則又豈孟施舍守氣者之所可及乎夫子路問強夫子告之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以強矯爲貴申棖有慾則不以剛許之聖人之所謂勇所謂剛蓋如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告子所謂不得於言者言有所不得也謂言不中理不必求於心此特擇言未精耳務擇其言而已若不得於言而求之於心則是自累其心也不得於心者心有所不得也心失其平不必求於氣此特

持心未固耳務持其心而已若舍心而求於氣則將見舍本事末而無以制矣此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孟子則以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斯言可也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可耳蓋其不得於言是其心有所未得者也心之識之也未親則言之有不得固宜此正當反求於心也若強欲擇言而不務求於心是以義爲外而不知內外之本一矣以是而曰不動心是乃徒制其心而未嘗明見夫理之所安也然則豈不有弊乎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程子曰心之所存爲志蓋志無迹而氣有形志者氣之帥所以帥其氣者也志在於此則氣隨之矣氣者體之充所以充其體者也有其氣則有其體矣志至焉氣次焉言志之所至氣次之而至也然氣志貴於交相養持其志無暴其氣者所以交相養也持其志所以御氣而無暴其氣者又所以寧其志也公孫丑聞斯言也則疑之謂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宜若只持其志足矣又以無暴其氣爲言何也孟子謂志壹固動氣而氣壹亦有時而動志是以貴於交相養也壹與一同一動志則氣亦隨之而動矣然一動氣亦能以動志觀蹶者趨者則可見也夫蹶趨者氣也而心爲之臬兀而不安是氣亦能動志也然志動氣爲多而氣動志爲寡故程子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雖然自常人不知用心者言之終日之間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也蓋志爲物所奪而氣以動氣動而志復爲之不寧志不寧而氣益決驟矣君子主敬以爲本審其志之所存主持而不失故其氣不亂而又察其氣之所行安馴而無暴故其志不搖中正和平通暢充裕而德業日新焉此交相養之道學

者不可以不思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先曰我知言蓋不知言則詖邪淫遁可以亂之而失養氣之理故也公孫丑問浩然之氣則應之曰難言也詳味此語固可以見孟子之所自得者至矣夫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其氣本相與流通而無間惟人之私有以

害之故自局於形體之間而失其流通之理雖其自局之而其所爲流通者亦未嘗不在也故貴於養之養之而無害則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矣其充塞也非自外來氣體固若此也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以此三者形容氣體也大則無與對剛則不可陷直則無所屈此三者關一則於氣體爲未盡曰至大至剛而曰以直者文勢然也養之而無有害之者則充塞于天地之間也在坤爻六二所謂直方大即此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塞乎天地之間則易所謂不疑其所行之地也又配義與道配之爲言合也自氣而言故可云合道體也義所

也自不知養者言之一身之氣與道義烏得而舍若養成此氣則其用無非義而其體則邁也蓋浩然之氣貫乎體用一乎隱顯而無間故也無是餒也言無使是之餒也其不可使之餒者以其集義所生故也集義者積衆義也蓋得於義則慊慊氣所以生也積之之久則一息之必存一事之必體衆義輻湊心廣體胖俯仰無怍而浩然之氣充塞矣其生也非自外也集義所以生也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非氣爲一物義在外襲取爲我有也我固有之也故所行有一毫不足於吾心則缺然而餒餒則息其生理矣然則告子以義爲外是不

知義之存乎人心也則其養氣豈不有害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言養氣之法有事者有所事云也而勿正者無期之之意也心勿忘者勿忘其所事也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爲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爲加之雖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是二者之間守之爲難也此言以

必有事爲主孟子之所謂有事者其集義乎然學者多知忘之爲害而未知助長之爲害尤甚也故引宋人揠苗爲喻閔其苗之不長猶憂其氣之不充者也揠之以助其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芒然曰今日病矣言雖勞如此無益而反有害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謂天下之學者往往憧於助長之病也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芸苗者也不芸苗則苗日瘠矣不集義則氣日餒矣強作其氣而使之充者揠苗者也拔苗反以傷其本助長反以害其氣蓋私意橫生害乎天理則其槁然愈甚矣若夫善養氣者則集義而已無必其成之意也惟其工不舍而亦不迫切故氣得其養而浩然者可以馴致焉猶夫善養苗者耘耔浸灌不失其時雨露之滋天時之至其長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是皆循天理之固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其道豈不要乎或曰二程先生多以必有事焉爲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者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與義蓋相須而成者也故坤六二之直方大君子體之亦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此孔孟之意程子蓋得之矣學者所宜深思焉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孟子知道故知言不知言則詖淫邪遁足以亂之矣夫爲詖淫邪遁之說者蓋本亦高明之士惟其所見之差是以流而不自知詖淫邪遁此四者足以盡異端之失矣詖者險辭也淫者放辭也邪者偏辭之辭也遁者展轉而莫知其極也今試徵異端之說可以推類而見若告子杞柳桮棬其詖辭也與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邪辭也與至於淫遁之說則列禦寇莊周之書具矣夫其所爲詖者以其有所陷溺而蕩也邪者以其支離而偏也遁者以其有所窮而展轉他出也所以知其然者以吾不蔽不陷不離不窮故也孟子方論知言而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中之所存莫揜

乎外見乎外者是乃在中者也詖淫邪遁生於心則施於政者必有害害於政則害於事矣論知言而及此成己成物無二故也善為說辭者得所以為辭之道也善言德行者其見於言者乃其躬行者也其氣味有間矣孔子兼之而孟子自謂於辭命則不能示學者以務本之意也丗聞我於辭命則不能之言以為孟子其聖矣孟子慊然謂孔子猶謂聖吾不能而況於己乎學不厭教不倦是乃聖人所為至誠無息者也夫子雖不居聖而玩其辭義所以聖者亦得而推矣故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子貢之稱仁

知與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辭蓋相表裏互明仁知之體用也公西華亦嘗聞斯言矣而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不若子貢之言有功用也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此言聖人未易可幾也游夏子張皆聖門之高弟然其所得則各不同子游之蓄子夏之文子張之高明皆其所得於一體者也若冉閔顏淵則備聖人之德特未能充盡耳故曰具體而微顏子在三子之中蓋進乎欲化未化之間者其微也

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齊等也)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並)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私也)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垤蟻穴也)河海之於行潦(行潦道傍流潦也)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萃聚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丑既問諸子之淺深於是問孟子以所安何如孟子應之曰姑舍是不敢自方於前賢其氣象溫厚如此復舉伯夷伊尹以問孟子謂其道之不同蓋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子所為若是蓋其氣稟之所明者在是終身從事乎此而有以極其至也至於孔子則天也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非
謂度其可而爲之也蓋無不當其可也伯夷伊尹
就其所至而成聖者故皆以古聖人稱之然吾於
伯夷伊尹雖未能及而所願學則孔子耳蓋二子
雖聖於清聖於任然其所循而入者終未免乎有
毫釐之偏從而學焉則其偏將愈甚譬猶射者必
志於正鵠舍正鵠而他求則其差將不可勝言矣
公孫丑疑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其不可班孟
子對以不獨伯夷伊尹之不可班生民以來未有
若夫子也丑於是問其所同而復問其所異若丑
者亦可謂善問矣使二子得君百里之地必將本

王道行王政民之歸之也孰禦故皆可以朝諸侯
一天下然二子正義明道者也寧不得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所不忍爲也是與夫子同者也至
其所以異孟子獨舉宰我有若子貢之所以稱夫
子者將使丑深思而自得之也智足以知聖人蓋
其所見有以窺聖人之蘊智之事也三子者非私
阿其所好者也而宰我則以夫子賢於堯舜子貢
則以夫子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其所損益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將莫之能違有若則以爲聖人
出乎人之類自生民以來未有盛者夫三子者智
足以知聖人而非阿其所好則其爲是言也豈苟

然乎哉其必有所謂矣今試以賢於堯舜論之堯舜孔子俱生知之聖也語聖則豈有輕重優劣於其間然孔子立教垂範而傳之後世其事業爲無窮也或乃謂夫子萬世南面而廟祀以此爲非堯舜可及嗟乎此又何加損益於夫子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七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分德與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勢力假仁

之事以行之如齊桓責包茅於楚會王世子於首止衣裳之會不以兵車之類是也惟其大國也故其力得以脅諸國而從之不然其能以強人乎若夫以德行仁則是以德而行其仁政至誠惻怛本於其心而形於事爲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曰王不待大蓋言無所資於力也觀湯與文王則可以見或以七十里或以百里則其力可知矣然則天下歸之者豈非以德乎蓋以力服人者特以力不贍之故不得已而服之而其中心圖莫之服也至於以德服人雖無意於人之服而人將申心悅而誠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浹洽充滿蓋然服

從無一毫勉強之意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感無不通也回視區區勢力欲以服人者不亦陋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徹取也綢繆纏綿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般大也）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而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烏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將不能以自保而況於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乃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如惡之則當勉於為仁而已如下所云是也孟子言之必以貴德尊士為先者蓋人主有貴德尊士之心則以先王之道為可信儒者之說為可行然後賢者可得而進善言可得

而入矣故惟貴德尊士而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以位言能者以職言任賢使能之意也然所謂能者蓋亦忠信而有才者耳不忠信之人雖有小才猶豺狼之不可邇也而尚可付以職乎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可以因國家間暇之時明其政刑矣賢能用而政刑明則其於天下孰禦焉故曰雖大國必畏之矣於是舉周公迨天之未陰雨之詩以爲證天未陰雨而徹桑土密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豫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乘理之常然非知道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御變於將來哉故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乃於國家閒暇之時般樂怠傲則人孰不啓侮之之心哉故曰是自求禍也以是觀之則夫禍福雖命於天而致之豈不自於人乎詩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武王之德有以配上帝之命永言其配命則有以見其自求多福也書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言天之降災猶可避已自致災其可避乎此又申言禍福自已之意然而一言以蔽之本乎仁與不仁之分而已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程子曰市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此章言欲救當時之弊在乎力行以反當時之失而已當時諸侯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其不用賢能又以其廢先王之法爲暴斂之事也若知其然而力行以反之則天下斯歸之矣古之人君於賢則尊之於能則使之故俊傑在位而天下之士聞風而莫不願立於其朝古之民其居業於市者既有廛稅則不復征其物而其爲稅也則有常法不以其居廛而厚也故商賈願藏於其市其爲關也禁異服察異言本以譏察而已非爲征也故行旅願出於其塗其於田也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不履畝而稅也故農願耕於其野居廛者既有稅矣則夫布與里布不復重征之故民願爲之氓戰國之際一切反是而

五者皆有不願之意焉是可懼也有能於此革當
世之失而取法先王之事則其歸也孰禦然其要
在夫力行之而已故曰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
民仰之若父母矣夫天下之心一也吾國之人戴
我如父母則鄰國之人聞之亦將父母我矣彼雖
欲率其民以攻我而其心既如吾之子弟豈有子
弟而肯攻其父母乎天吏云者奉天命以行事者
也民之所歸即天所與也有以得民心斯爲得天
心矣其曰無敵於天下者天下皆爲吾子弟也而
尚何敵之有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知皆具於其性而其
所謂仁者乃愛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
發見爲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爲私欲所蔽則
不能推而達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則以其私欲既亡天
理純備故能盡其用於事事物物之間也以是心
而行是政先王之所以王天下者不越於此而已
雖然何以知人皆有是心以其乍見孺子而知之
也必曰乍見者方是時非安排作爲之所可及而
其端發見也怵惕惻隱者悚動於中惻然有隱也

方是時非以內交非以要譽非以惡其聲而怵惕
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此非其所素有
者邪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爲私
欲蔽其本心矣以惻隱之心人之所固有則夫羞
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亦其所固有也仁義
禮知具於性而其端緒之著見則爲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人之良心具是四者萬善皆管焉外
此則非性之所有妄而已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
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
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
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原其未

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謂其君不能是賊其君之良心者也言不忍人之心而遂及於不忍人之政言四端之在人不可自謂不能而遂及於不可謂其君之不能蓋成己成物一致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謂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當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蓋無窮也充夫勝用充夫擴而充之隱之端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大羞惡之端而至於義不可勝用充夫辭讓之端而至於禮無所不備充夫是非之端而至於知無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於性者而非外爲之也雖然四端管乎萬善而仁則貫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爲仁之要也學者欲皆擴而充之請以克己爲先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矢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爲忌忮爲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有霄壤之異可不畏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謂居里以親仁爲美而吾所以自處者不能擇而處仁是不智也孟子從而發明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尊爵言其所止爲甚安宅言其至善爲可尊貴也安宅固也擇術而自處於不仁其不智甚矣不仁不智則悖理而害於事無禮無義矣若是者爲人役者也蓋既失其所謂尊爵安宅者則斯自取於辱矣人之爲人役也雖有恥之之心然其擇術自取於此而何可免乎若有恥之之心則當易其操術爲仁可也爲仁者亦反求之已而已故以射爲喻今夫射者在已毫釐之未正則其發也有尺尋之差故必先正其已正已矣而其發猶有未中焉不怨他人也益求吾所未至而已爲仁者何以異於是此章雖爲當時諸侯而發而實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深體之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自

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季路人告以有過則喜蓋人之質不能無偏偏則爲過過而不知改焉則其偏滋甚而過亦不可勝言矣故君子貴於強矯貴於勿憚改然而猶患在己有所蔽而不能以盡察故樂聞他人之箴己過在己而得他人指之是助吾之所未及也雖然此非能克己不忮不求其功深矣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無驕吝之私循理而事天者也至於禹聞善言則拜則其道弘矣禹聖人也纖毫之過殆將不萌於中其於人之善言也蓋其胷中之所素有而固樂夫從天下之善也故聞善言則拜非樂夫善者能之乎至於舜則所謂甚盛無以加矣論大舜之所以大獨曰善與人同而已所謂善與人同者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夫善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必曰舍己者蓋有己則不能以大同乎物故爾樂取諸人以爲善蓋通天下惟善之同而無在己在人之異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是道焉聖人則能取諸

人而盡諸己耳故又從而明之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取諸人者是與人同爲善也此舜之所以爲大而無以加與天爲一者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不已其清柳下惠不已其和伯夷惡惡之心是仁者之能惡也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方是時諸侯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以其人不可與處則不受蓋惟恐其有害於己之道也故曰不屑就謂不輕就也柳下惠不以事汙君爲羞不以居下位爲卑其進也不自隱其賢而必以其道其退也則遺佚阨窮而無所怨憫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由由者和而不流之意援而止之則止其心庶幾乎道之可行時之

可爲也故曰不屑去謂不輕去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就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下惠爲士師蓋嘗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下惠果苟容而居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之中處之而盡其道然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味有所偏重而未免乎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隘者乎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而不以爲浼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蓋毫釐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故其所爲隘與不恭者

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所謂天時者用兵乘機得其時也地利者得其形勢也人和者上下一心而協同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然則果何所恃哉以吾得道而多助故耳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啼人心心之所暌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得人心爲急乎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之所以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有其本而後法制不爲虛器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平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平於東郭氏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平王使人問疾醫來（問疾且以醫來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

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聖賢之舉措皆有精義存焉衆人未易識也故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其不知者則以爲爲肉與冕知

來則以爲爲無禮而皆非孔子之意孟子之不朝王而出弔其不知者幾何其不以爲要君其知者則亦以爲太甚矣自公孫丑孟仲子以門人近屬朝夕相親而猶不克知也則又何怪於景丑氏乎乃若孟子之所處蓋精微矣且孟子將朝王是固欲朝王也及王使人來告謂欲就見而以疾不果則遂不往何哉蓋王本不欲見孟子而故爲之辭以要之此私意之所生也孟子方欲消其邪志引以當道其可徇其私意之所爲乎於是以疾辭而不往方欲朝王聞王之言若此而不往惟義所適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正欲王知其以疾辭而深

惟其故此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公孫丑不知以爲太甚也孟子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其辭氣亦從容不迫矣若其深意則欲丑自思而得之王亦未識孟子之意則使人問疾醫來而孟子既出孟仲子懼王以爲傲也則詭辭而對曰孟子之出固將朝矣孟仲子此言之發蓋不知孟子之心而徇私情之細矣使孟仲子而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昨日疾今日愈而出弔矣則豈不正大矣乎而爲是紛紛也孟仲子既爲是言則要於路以告欲孟子遂朝王以實夫對使人之辭孟子不得已而宿於景丑氏蓋仲子既以是對則其

宿於景丑氏也意者不得已明日而往見於王乎景子聞孟子之所以處者則以爲不敬於王也孟子爲言敬王之義以爲若以僕僕然惟命之共而謂之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敬君者尊之而不敢慢也若心知仁義爲貴而謂其君不足以言仁義其爲慢而誣之孰甚焉孟子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望宣王以堯舜之事非堯舜之道則不敢陳也然則其敬王孰大於此或曰孟子謂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不亦處已太不讓乎蓋不直則道不見云之義也景子引孔子不俟駕之事然者所以明敬王之義也景子不俟駕之事以告謂已以爲不敬者爲是故也孟子則曰豈謂是歟謂不俟駕之意非若景子之說也孟子蓋嘗言之矣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也於是舉曾子之言曾子非以仁義與彼較重輕也蓋世衰道微競於勢利君以此驕士而士亦不知自重趨慕服役之不暇不知仁義在躬何所慕乎外故曰吾何慊乎哉有所慊則有所望於人有所望於人則爲富貴之所屈若無所慊則無所求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乎故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言天下之所通尊也朝廷尚爵則貴賤有等而乖爭陵犯息矣鄉黨有齒則長幼以序而暴慢辟矣夫爵施於朝廷

者也齒用於鄉黨者也至於德又通上下所當尊者德之所以爲可尊以其輔世長民所賴故也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不召云者非惟不敢召亦不可召也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信任不篤豈能輔之以有爲乎學焉而後臣者以學爲先而未敢遽臣之也惟其學焉則同德協志謀無二慮而事無不成矣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此爲國之大患蓋長傲自居德日喪而不自知也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王霸之分固不相侔然其爲學焉而後臣之則一也孟子此章於公孫丑孟仲子則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

識焉至於景子則陳義委曲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明此義而有以啓悟於宣王之心孟子於宣王庶幾有望焉雖然孟子初不可召而後復爲卿於齊何也蓋使宣王而能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孟子得以行其道是其所望也而莫之能焉爲卿而留於齊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聖賢伸縮變化皆有深旨學者所宜盡心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其價兼倍故謂之兼金古者一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凡人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爲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所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爲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爲泰亦曰義當然爾若於義也無居則雖簞食豆羹不可取也簞食豆羹之與天下其大小固有間矣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則一也惟孟子此章言辭受之義可謂明矣在前日則不受在今日則受義之所在而已予將有遠行而辭曰餽贐予有戒心而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是其餽也有名而受之也有義矣若於齊則未有處也未有處者於義無所居也於義無所居徒然受之可乎夫義存則爲義也義之不存則是貨之而已君子豈可以貨而取之乎取之云者猶曰以此得之云爾孟子此章學者玩之非特可以知辭受之義而亦可以知所以與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寿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人君有民與其臣共司牧之是當以保民為己任

國之君臣莫知其任也故孟子以此問於距

打戟之士率其伍以戰若有失亡則以不

職而去之矣今分任牧民之責而不存心於民乎時不為備預安集之計凶年饑歲使之轉死流散坐視而不能救其所失比之失伍者不已多乎距心以為己大夫也有不得專以為此君與大臣之責耳孟子以求牧與芻為譬謂既已受其民圖當思所以救之者告於君與大臣而行之則為不負其任若告之而不聽則又豈可虛居其位乎今居其位坐視民之死而莫能救其義何居距心聞斯言也有動於中而知其罪孟子既有以感發距心矣而又舉距心之所以感發者以告於王而王亦有動焉然宣王雖有感於是言而發政施仁之實

則莫之聞也故范氏以爲此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也

孟子謂蚔轟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轟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蚔轟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默各有攸當不可得而齊也蚔轟之在靈丘其職未可以言也而齊人以爲蚔轟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聽則盍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此矣居賓師之地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何也蓋其誠意

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闕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爲淹久而欲其言蚔轟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爲臣之義矣齊人以爲孟子所以爲蚔轟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聽則盍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此矣居賓師之地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何也蓋其誠意

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也則有不得已焉
者而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之亦可謂從容矣
蓋進退久速無非義之所存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齊之嬖人也出弔於滕乃邦交之常事孟子
雖爲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
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
以爲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王驩則行之者也

孟子往反齊滕之路亦不與言行事公孫丑固知
孟子於驩難與言也獨疑行事之間豈無當言者
蓋未知孟子深得夫遠小人不惡而嚴之道耳禮
文制數既有司之事孟子者特統其大綱於上而
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於邦交
之儀有曠則孟子固有以處之矣觀驩於孟子蓋
亦知所敬畏者故朝暮見而不敢以失禮驩之爲
人亦克勝其職者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使
其不克治則孟子不免有言也其有言也將以正
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
用有言也玩此辭氣不亦正大而謹嚴乎君子待

小人之道於斯可見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恔快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緣人之情不忍於其親故於其終而藏也必爲之深長之思焉先王制禮本乎人心者也故重累之數牆翣之飾凡涉乎禮文度數者莫不有貴賤等

威之不侔至於棺槨之厚薄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二制蓋其所爲親身者莫切乎此雖位有貴賤而人子之心所以愛其親則同也是豈爲觀美哉其中心所以自盡者如此有不得自盡則中心有所不悅焉蓋欲使比及其化而土不至於親膚而後庶幾無所恨也故不得則不可以爲悅而無財則不可以爲悅其不得者特以無財之故耳力可爲之而不爲是以天下儉其親也孝子之心其忍於是乎雖然墨子之薄葬固賊夫良心而後世厚葬之過其失均也蓋曰盡於人心則不可以有加也過是而有加焉則亦非天理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仕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孟子論堯舜授受之際一以天言之蓋非堯得授舜以天下也天與之而已聖人與天合德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有一毫人爲與於其間也子噲蓋聞堯舜之事而不勝愛子之私故假此事而以國授焉是其授也子噲之私意非天意也而子之受之也亦固利其國耳又豈天意乎哉故孟子荅沈同之問以爲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從而引喻以告之如沈同之祿爵王命之也沈同不告王而以祿爵與人其受之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其不可也明矣繼先王之世以有國而以私意相授受其可乎此燕所爲有可伐之罪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所謂天吏者其德有以當天心故天命之以討有罪湯武是也故天吏之得討罪與士師之得殺人同命士師者君也而命天吏者天也何從而知天命之人之所歸天之所命也燕雖有可伐之罪然齊不得而伐之者齊非天吏故也何以知齊非天吏乎以齊君所爲與夫人心而知之也有人於此罪雖可殺然行道之人不得而殺之也惟士師當其任則得以殺之矣蓋亦非士師得專之也君所命也天吏之討有罪亦天所命云爾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孟子對之曰可言燕有可伐之罪也使沈同而問齊可伐燕與則孟子固將言齊未可以伐之理矣問荅抑揚次第固當爾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甚矣小人之爲人害也燕人畔而齊王以爲甚慚於孟子使其即是心而知悔其庶矣乎而陳賈遽曰王無患焉遂引周公之事以爲周公且有過而況於我其辭婉而巧使王聞是言也將頓忘其慚悔之心而復起其驕怠之意甚矣小人之爲人害也聽言者可不察與周公之事孟子荅之可謂辭簡而理盡矣賈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則應之曰不知也賈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則應之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斯兩言也而周公之心若揭日月矣蓋周公之心帝舜亦憂

亦憂象喜亦喜之心也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若逆料其將畔而遂廢之則誠何心哉以其可立而立之蓋兄弟親愛之至情而天理之大公也又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孟子既荅賈周公問矣而知賈之意蓋爲齊王文其過設也則又爲言古人改過之道古之君子有過則改之改之則其過亡矣以日月之食爲喻言其不自蔽也故人見其過而仰其更今之君子則不然有過則順之順之云者隨順其過而不更也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爲之辭則是蔽護文飾於過之中又生過焉私意橫流

有不可極者矣若陳賈者爲其君爲辭者也其蠹
君心也不亦甚乎嗟乎是豈特在上之君子當深
復乎此士之持身改過爲大若夫因循怠忽一有
順之之意當深察而力克之況可爲之辭乎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
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軌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龍斷高壠而斷者也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
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爲卿於齊庶幾乎道之行也道不得行則致
爲臣而歸於其鄉王猶有眷眷之意而欲繼此
以見焉見王有善意也則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其進退伸縮何常一於義而已而王與時子謀欲
養弟子以萬鍾是王之意徒欲祿夫孟子而非爲

道也此豈孟子之心哉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也而所以待我者則乖本旨卿惟予之心非欲富乎謂使我而欲富則曷辭乎齊矣門人猶未解此或以爲異且疑者孟子告之之意以爲不用己則已矣而又欲養子弟以卿之祿則是王之處己也以利而非爲道之故吾之受之亦利之而已苟以利則何異於龍斷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貴此言人情之常也謂聖賢獨不欲則豈人情哉聖賢固欲道之行也而動必以義義所不安則處貧賤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利誘乎嗟乎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

爲人臣者不明斯義故爲之君者謂利祿之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猶征商之法因龍斷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就所以明爲人臣之義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長者乎長者絶子乎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蓋繆公尊信子思惟恐其不安於魯不敢謂己能留子思而每與賢者共安之是則進退屈伸在子思而已若夫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蓋繆公尊信之有所未篤必待於知己者左右之於公所則進退屈伸不幾於在人乎然則泄柳申詳之於子思其相去蓋有間矣孟子之去齊既宿於晝矣而有欲為王留行者是留行之意非出於王之悔悟而獨出於或者之私情孟子不應隱几而卧使之默喻其非而猶未之悟也則引子思與泄柳申詳之事以告之其意以為必待他人之言

而留則君心信之不篤亦無由而可伸道矣孟子與予思之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怒色）形見之狀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詳味孟子荅高子之辭可謂温厚而不迫矣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何其温厚而不迫與試紬繹而思之孟子千里而欲見王之心其果何爲乎蓋孟子既常以道自任則其出也有不可以已者聞齊王之或可以告語也則不憚千里而見之故曰是予所欲也而卒不遇以去者豈其所望哉蓋有不得已焉者三宿出晝而心猶以爲速庶幾乎王之改則道之猶可行也及夫出晝而王莫追也則浩然有歸志而猶曰吾雖然豈舍王哉蓋齊王在當時庶幾可與爲善者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歷攷宣王之爲人猶爲不敢以飾詐者故其未能領孟子之意也則曰吾惛不能進於是問以好樂則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好貨好色好勇自以爲疾言之而不諱其質雖鈍而不敢然與夫飾非矯情以自欺者異矣故孟子有望焉以爲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將天下之民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胷中施設次第固有條理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有望於王之

改之也王一改悟而孟子之道可行齊民可安齊
民安而天下之民將舉安矣其序固爾也又曰予
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
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所宜反復詳味之
若夫諫而不用則怒俾俾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
之力則是私意之所發其諫也固無未言之憾而
其去也又豈復有忠厚之氣此眞小丈夫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攷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充虞蓋亦察孟子顏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
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也而不知孟子
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
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
謂此亦一時彼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興其尤闊者不過
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
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其久曠也而此孟
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
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

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孰與爲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復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謂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及其去也則三宿而晝猶以爲速今荅公孫丑之問則謂初見王則退而有去志故不受其祿繼而有師旅之命而不敢以遽引久於齊非我志也何哉蓋孟子雖庶幾宣王之可與有爲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爲至也以公孫丑之辭攷之則是孟子雖嘗爲卿於齊而未嘗食卿之祿特其繼廩繼粟則受之耳一見而有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爲善則又以其質亦有可取也不然孟子在當時即引去矣何待夫久哉不欲變云者存欲去之意而不欲變故

不受其祿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久於齊非我
志也然則心欲去而迹則留聖賢有是哉蓋謂初
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故爲之淹久不然孟子豈
徒爲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
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其然也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